少室山人集

少室山人集卷十七

河南楊本仁

文

放言

齊人之子病其隣之叟曰吾聞之脉治者不死脉病者不生子之病脉也脉病則百疾從之醫之當導經絡滋榮衛時飲食之寧佚毋勞遲之歲月其有瘳乎其父以爲末也而任之事有不任責之背肱不任責之股未幾氣結而血亂頸不任首脉不任軀掌步而趾曳目聽而耳視鄰

叟往撫之曰蹙矣得秦醫則猶可及藥也其父遺醫於市而延之室以其子付之醫曰是不難譬不畢刺之首不揚灼之病者不勝針艾彊運掉其父喜曰豈其治病必秦之醫厚遺之去轉視其子滋甚嗽止而喘發寒去而熱作喑憒槁臥四肢不諧屈信乃苶然而更召其醫醫來視其目瞀曰血之故刺其首於是乎血失而目益眎視屈信不由手足曰筋之故非火不達於是乎股肱灼爛而益憊無何斃其父喟然謂鄰叟曰噫吾為子求醫至矣而弗瘳命矣夫叟曰吁

禍有所由成病有所由生曰不言當求之心目不視求之肝足不履求之腎切脉而審證對證而酌方按方而索材溫凉甘苦唯其良一藥一瘳醫不于其本于其標一易二甚況逆旅之醫利在賄其死之也固宜聞之仰天而嘆曰嗟乎醫不翅吾子之死之也今之祀齊人之子也主父誅一切之功藥之恐且齊人也吁不治矣

放言下

客有問於醒川子曰爍爐而濡焚屢穿而趾跣飽餒自滋始之何醒川子曰壅之甚者潰熾之

極者屬侯夫客曰墾萊以招亾厲禁以彌姦其庶乎曰亾不可招毋敺之可也姦不可彌毋誘之可也客色疑曰火其林而欲鳥之巢毒其澤而欲魚之聚雖巢者如不及舉聚者如不及逝故曰敺閉者以機逸而朴厚擭人誰不機豪者以賄妥而柔良蹴得輙賄故曰誘以手摶沙雖握益渙揚聲止響厲則益閎然則將遂不可爲乎曰居不思亾亾者來官不容姦姦者止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傭耕者不任犂傭築者不任杵則夫刲肉以醫瘡割股而啗口其誰戚栗駭者

幸逢轉鼠趨者矜狠卜其誰與禦

叙杞父老遮留劉侯

嘉靖壬午冬南宮劉侯來尹杞至撫巡材群吏以平冦亂侯時與張陳留俱從戎云亂平乃從理侯巳責振窮郵畱靳使摧彊程戸風士平市政樞化瑟日澀冉昔君子謂杞非其所無錯政無頑下乙酉之夏以最徵焉初聞有

命父老洶洶焉謀以旣畱侯侯覺之不可曰毋諜以賈怠法不良不舉不考不徵政也畢而日又不聽若之何有命信之居三月而命下果行諸父

黏塗相怨曰我謂侯徵而謂侯不乃遮道泣曰
侯庶幾念我必以聞頷之滋懔停驂語曰緊不
澤何來諸遮泣者皆稽首言曰侯不藏斯不從
欲施舍不倦苛慝不作實擾于我有衆衆是以
來侯曰吁匪愛之能爲虐實不爲莫予讟焉已
矣人誰宜我嗟汝休不秉輿尤又皆稽首而言
曰諺有之曰冬日可暴容易下屋又云春雨生
枯歳歳不足侯之難遘而易邁也如此夫甘則
常吮苦則常吐非侯吐如不及誰能弗寘于時
樵叟牧豎望塵奔逐嫘嫠孳子嚮風野哭籍籍

紛紛奉頭軔輪侯車前尺却尺不退不遂學士大夫莫能禁莫能近侯為之動容諸大夫頗相與度曰衆堅不可破也因呼其可曉者數人諭之曰嗟汝休匪侯之故汝寧能終不遂侯行邪又再呼數人諭之曰嗟汝休匪侯之故汝寧能終不遂侯行邪三諭而衆意解稍稍有離侯車者侯車始成行諸父老遂相與攀轅易鞾灑泣而長歌曰侯無去我侯竟去我平山張子聞之曰是可傳也圖焉曰章往而勸來醒川楊子於是乎叙其事于上宋史以為民也而利之懷

奚吏胥不利將焉用懷唯厲知利唯懷徵怨故
日不識不知理道之極作好作惡理道之微吁
斯足以觀世

祭太學王先生

嵒嵒宮路醜老嗟卑漸壘師調周容爲音忌彼
風岸榮槁聲疑先生明達騏驥小摩蒲臺國學
兩作士師宿儒醇則春斯雨留位倫于才性睽
于時門牆春滿左酒右詩慨昔京國塵囂恭思
瞻望故山關河間之觴吟風雨能不我悲告老
南來中攫凶鵰驚濤賁駭壯懷莫支霜苦飈嚴

宿莽摧姿故心未斁老景蔽虧襄陽命下亡矣莫知我乎來莫霈此總惟擘滌結想銜哀布辭材豐者崇先生獨銓宦積者豐先生如斯凉矣先生天乎不訾風呻雨喟魂其語誰

原盟

丙戌之秋楊子合諸子于古城之原曰今之殿最士者程於文諸君不知邪角用之南宫而赴焉者試焉如戰然仁三戰三北北者色喪而氣沮三之莫予沮也而得之弓人弓人之爲弓也唯材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

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而又得之矢人矢人之爲矢也唯適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仁將和材以爲弓幹角乎諸君而筋絲之以約鄭膠漆之以意氣必堅必密不縱不流張而不弛氣以弦之而尺度其文以爲矢羽鐵稱笴生而摶而才又國之羿也是惟不成成則良擢堅破強爲國之光于櫜于襄相與弛張肅哉遂哉弓矢之外哉或曰嗜弓之材具而矢之遞難天山我耶聊城我耶

吾懼其翔而揚也曰盡吾以為適人誰不適盡
吾以適之而人弗適焉者是無矢人佘也天下皆
羿而無矢人邪矢人以為適而不天山聊城焉
者如之何曰如孔之反求諸其身如軻之不怨
勝己者僉曰善於是乎盟

祭考城甯老

嘉靖戊子秋冬之交考之逸老甯某者卒於寢
孝子聲厥訃于杞杞之某人某人者識公乃刻
日蔵禮相携而東吊于其廬薰焉酹焉再拜而
言之曰翁貌臞神澈精采如霽利機名楛蔿蹤

兩遊膠泉酒石而灝灝乎有湖海風氣也而今
頹已亡邪噫平生吐納噓噏霞餐鶴息老顏奚
涅玄霜金液亡邪未亡邪噫曩與翁游搴芳漱
澄籍涉躡蹬睇覽浩浩談說縱橫窮日之力而
無倦色亦平生之一驗云謂翁殆未之亡矣而
亡邪噫時寒曛倒射光在繐帷爐烟上而明潤
仰而瞻之動定有無之閒怳若見翁之顏色焉
者如笑如揖如響如寂翁乎歆邪蹴而起之無
有也於是乎相歌以招之歌曰噫已焉哉泉鳴
瀉兮頹飆苦霜靡攸藉兮翁不來兮翁焉舍兮

代祭林年兄廼翁

嘉靖歲己丑秋七月壬寅梁峰叟金浦林公之訃聞于京乃刑部郎中汪某員外郎張某主事毛某賈某鄭某相與致束帛而為之辭曰嗟大道之前淪兮紛榮津而通索雖英賢之猛振兮亦塵機之役役聞公之恬夷兮抱幽貞乎自適㵝城市之形踪兮意膠泉而痼石蚤撫壯而慮衰兮子循子以嗣嫡判伯仲之兩祏兮壽古祀之元脉斯公之鑒微兮通一氣乎焉隔于振翮于風雲兮果飛光于通籍報三日而捐館兮

謂足慰乎平昔兮來寵之未艾兮焚夜臺之金碧沐君澤以霑親兮服國典而考伯繄影響之弗滅兮永執鬯于不易於乎休哉楚叟之弗慎兮而獨悲乎其子焉翁就木矣初振朝鞭凄金飆矣舉褏登船三十六峰兮回首風烟蜡湖龍江兮瀰漫八千抱景瞻雲兮滂泗潺湲吾固知其心獨苦兮奚扣重泉尚饗

墓祭文

嗟我列祖人存朴介青藜代羨白屋世隘天乎人與故業中壞我君時髫茹蓼長喟及室我妣

川類是戒甘心燥濕埶埶匪懈孤本回春祖功

默在我辰寔良生承嚴誨自業一經三十七載

濫叨甲科雲蒸草萊赴官南來望墳展酹白日

照人仰天四慨仁寔孱劣

恩光普逮敢忘祖德敢負

國賚平生肺肝神明可對伏願陽噓陰被昆超弟

邁聲叢匪山奎吹一簣尚饗

少室山人集卷十八

河南楊本仁

文

擬平思樓記

平思樓刑曹廣西司樓也謂平思何夫刑聖王之生天下也而或雷焉者辟故也辟則思平何辟乎出入而貽之辟則雷依違而埶之辟則雷震厲而氣之辟則雷三辟興而五聽昏起伏翕張波險濤詭天下無平刑矣外是無辟乎若是之徼而億焉以快讞逆之以鑿覺利後之圖而

曲矜以縱慝憲章裂而靡所於措是什表以穽天下也其蹈穽一也然則刑顧不可平乎古之君子之於刑也必不可出也而入之其誰穽我故曰任法者平任情者傾治世無刑惟其適也昏暴之國其刑繁辟之謂也諸君子之平若藉是焉得之者故名不謂諸君子有是也其藉是柰何摟曠視可廣隘地迴寂可雪煩中爽而外澹潔可靜㬐夫法撓於有徇而情誣於所蔽明生於無欲而慮澄於不囂故曰諸君子之平若藉是焉得之也刑曹之司十有三廣西獨摟然

則不樓不思不思不平乎夫思生於其所自得而境生於所遇乎在諸君子之心不若是乎倚也

敘送文大夫副憲湖襄

己丑之夏

皇帝命刑曹司大夫文某者出貳憲於湖職在襄也無何行諸大夫觴於郊三峯鄭子曰嘻公知襄陽邪地四衝民多僑者且其俗悍易於胎釁階亂云故壓之以重臣使振滯起仆剗蠧定傾而士著之時惟懋哉勝之矣聞之馬窟藪渚藏

風秘雷時洩靈怪今無之僻邪勝邪毛子曰堂
時籌邊亭第望海上雄覽神輒飛動心開目明
色氣俱壯慨然有滅胡呑虜之志勝可知矣子
僻之邪鄭子曰吁事變難虞襄寔險阨獨不鑒
往事乎妄一流寇豕突鴟張輒至聲撼京畿列
郡之兵望風草披將吏無誰何之者故今豈無
勒袂抗阻據地伺逞虎瞰天下者乎
朝廷擇地授材必不以時平自詭而忘戎備一山
陳大夫曰俞湖爲我地固知之襄襟江帶漢控
關洛咽喉楚蜀脩戎政以金湯我國以干城我

民信如三峯第寵昿豢卒久弛難張唯公刻厲
故曰不振不興不培不生賈子曰公往讞南國
平反俱愜澤與大江共流湖襄無外政矣摧詭
萌而塗凶覺覬又碑也乎哉吾侯也文大夫曰
唯唯命之矣夫地無險夷在兵士無銳骸在氣
法無伸縮在人襄土曠多堵僻如羊如杜槁潤
枯生又其人悍烈可作而起山都督逼於僞聰
廬夏口奮袂一呼人心響赴岳將軍經畧措置
震撼中原朝無匪人宋且北矣某非其人也非
其人也敢不唯命是聽懇綏稼以妥罷黎亦唯

命精汰練以震玩卒亦唯命諸君子書生我邪時雲沙白漫橋口明霞木時時有下葉僉壯顔浩歌相與疊桑扈之二章而别君子曰籌國之重而不及私諸大夫可謂謀國有義處僚友有禮

代敘會文

吳子落第羈逆旅撫跡内龜長視謦立悵然太息曰嗟乎蓬伏者無曠鑒株盤者無脩軌乎乃業太學閱天下士埙篪聲問同氣響集於是乎得代之王子儀封戴子蒲之孫子史子潼之錢

子應之董子勦之歐子者曰與遊焉尋誅之曰試割者淬銛鋒虞蹶者惕夷蹊諸君忘此邪夫心旅易馳也而又無所於用吁難矣農病侵而廢貇賣遲售而廢居不虞乎來乎而況群而逸多僻嚴而弗澤滋涸舟子出沒瀰渺帆輕舠而伊駭濤冉冉先登楫之者衆也習也超筆未投拔竿漸澀而顧自詭於終繻可擲趙幟易拔又誰誣也衆聞之躍躍動色咸欲振壓破錮比翅自拔一說而成盟君子曰無伏不奮無蓄不洩諸君得可謂善通窮者矣自護者無爭友自覆

者無津士易盈不受任已不徹諸君子有是乎
無也

代叔贈南宫肇侯

南宫肇侯三年之報政也邑士夫千里來求贈
言侯吾侯也予何言哉初侯之令南宫之三月
也人有自邑中來者問之曰固哉其未優乎某
某雖俱豪於鄉弗厭于人心聞侯來頗縮手屏
息可矣而新侯沿跡而索之凌横四徼若必欲
誅絶擯斥焉者或將梗新政焉未可知也固哉
實此罔或乎予曰未也吾姑俟焉嗣有來者問

之曰跛哉其未咸乎某某差某某差在某某久矣而新侯必欲移之某移之某夫均之謂民也一奪一予爾勞爾佚不幾於跛邪吾聞之政跛則民携乎曰未也吾姑俟焉又嗣有來者問之曰越哉其未達乎吾邑某事某事自吾具耳目以迄于今行之乃新侯必欲盡舉而廢之曰可必如斯可不必如斯斯謂之近人情乎夫民習則難變嚴無敢請者予曰未也吾姑俟焉居歲餘邑中之人踵來率未及問輒替之曰侯亦庶幾久任焉者乎曰有論薦徵之乎未也予笑曰何哉

汝所謂云云者曰吾邑自某某之抵法也亟寡昧之氣揚傾者立孱者無侮自某役之吏於某某也而貧富各著其業未聞有走弄趨避而重困單窮焉者自某風革而人覺淫靡浮誕之非殷殷乎金玉詩書膏粱禮讓者矣率是政也弗中替最乎曰嗟乎吾固疑之夫裁歷以植良稱力以平任蕩涤以鑄俗政之大綱也民猶弗豫訛言蝟興侯翁張震撼不遺餘力卒之政成而民定詛說爲頌脫揺於初者之曰顧將甘於斃戢而豢不噬之虎乎顧將如秦人視越人之肥

瘠而漫不之省乎顧將聽其人心陸沉乎於是乎知聽言之不可不審而吏道必久而後信也吾猶及誦夙昔之言是亦可以爲贈乎未耶是亦可以爲贈則侯益自信民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如此侯姓輩氏字廷和山東東平人弟名侯吾侯也

叙黄巨卿赴黄岡少尹

雎之黄巨卿氏銓貳湖之黄注之日治農色也飲客疑其怏怏也諷之曰君薄是行邪丞則汝倚也黄也岡矣黄曰吁亢誠卑丞而利黄郡令

皇帝宵寐民瘼思還天下之農而身之未也乃署
郡縣之貳以責厥理是政之本也國之立也民
之生也罔不由之元不是嚞邪嗟今之衙於例
者如市狹以徵直乎如券官以誅息乎如蓄國
以銍民乎裂憲破檢有機焉薾就自實蝸引而
無厭謂人則爾也誣矣客例我邪元家世農于
睢頗諳農事若將據平生之學睢乎黃而家理
之企可一命小稱
聖明農天下之心方自謂弗任又誰敢薄夫嚮背
之也者虞利害之塗也去就之也者逆禍福之

機也然皆未足以定之也故曰愛之生尤惜之生休夫棲鳥擇木潛魚擇淵自覆焉已矣故擇官者無善職擇地者無善跡醒川子曰丞哉聞之黃濱江壓淮連夢澤淦淦水雲上巴草埠一色民利於魚稻墮田事又陂澤瀦渠或至湮於不溉不省夫農政脩則觧浮業民業定則寡陷稅百度之貞於是焉賴故曰政之本也飭法宅業定浮振墮隄瀦核真抗憑實虛簡器任時虞菑補敗疏滯是則在丞夫尹黃者為誰巨卿氏足以貳之矣政本之言窺體也若足以植也例

仕之言病時也若足以捘也擇官之言中情也

若足以蹟事自効也

銘顧翁求泉氏之墓

顧翁求泉氏澤者先鳳陽荆山人

國初曾大父籍杞生珍珍生通通子三翁其季云

故與閻翁希復還劉翁孟玉琰鄉人同呼爲三

翁翁謹長脩絜賓鄉燕良哉然其性慈忍於人

煦煦如恐傷今田丁牧豎亦籍籍喟𢡆不下曰

是不盡吾之力又嘗矜吾之過者曰是不伸斗

緡衡以溢奪吾力之所獲者平生無臧言一矣

口便赭面訟心辭苦輙泣下初毋王氏消渴水疾君之疢及藥之劇翁聲討方醫尋景四奔乃渡河北走衛晉一夕王之水頓減四之三家人惴惴莫敢知尋歸虞之日日聞之懷慶路人東嶽靈感千里如面扣便稽顙壓沙望風東禱正是夕乎於是仰天亟呼拳膺灑泣曰天乎天乎負此心者有如此日衆稍歆怪遂更徒跣東走登泰嶽披瀝懇神比還王復常飲巳鄉人亦頗歆怪伯兄清員于學卒值歲侵骨肉梢瘠翁子育其孤而室之三女嫁如巳女仲兄濟五十而

子予十歲而癖時癖者十不一生翁懼復携禱
東嶽而愈墨惡少頗豪横老而弗悛翁逢其色
市之怒俛首過之若不渉已者或睊睊控拳不
平翁又揺手戒止之曰聞之惡人侵凌待以横
逆我無怨嫉如獸自奔教予楨學凡札翰衣屨
果蔌可給帷牖下壚甕者曲爲之所家務日役
役左弛右張蓋勤動成性云生景泰六年乙亥
十二月十五日卒嘉靖十年辛卯三月二十日
壽七十有七配高氏前翁卒載在趙北村柱史
誌子楨廩於學宮娶任繼賀女二長歸邑學生

北村翁永泰泰卒馘左耳示守次歸邑學生薛
尚弼弼卒十日不飲食而死孫男三後娶孫氏
復循幼孫女二長歸邑學生表大僕子橋次與
曾孫女月華俱幼楨卜卒年十月二十二日葬
城之西南新阡醒川子爲之銘曰㗭㗭乎此翁
平生抑畏素約而未嘗以氣上人皇皇乎藥親
一念如火之熱如蓼之辛蒼黃露禱眞感通神
嶽靈饗答僊萱回春掀辱雙育者一氣之愛而
荷鋤之隸德之寔亦因心之仁若將掉頭蹙吹
乎隕葉夫豈不置橫逆於狂猖人固不必聲光

勣并臻始録布可型家而範里者雖單辭獨行

亦不可淪勸之三泉展也良民

少室山人集卷十八

少室山人集卷十九

河南楊本仁

文

鹿祥頌并序

初吾鄉 大中丞松岡翁之藩東省也以條故將舉大宴宴期以鹿鹿固省署之所群豢焉者也二故折其足翁宿戒日宰鹿必其折足者及其庖人即鹿鹿伎伎四蹄一仆一起五躍而三蹶衆將掎角用之末及而翁適與諸藩寀至自外鹿直奔翁骨慄神駭顚躓而不

能成音目瞿瞿未定衆卒未及省頗怪之翁
曰是折足鹿也是宴之所需也何至是邪舍
之市臧焉可矣左右曰宴不廉而羊邪曰不
廉何害不廉然後吾心釋曰是廉也胎矣翁
曰噫其在茲乎不忍其身而忍其子易之哉
易之哉魯南陳太史曰天道罔虞唯其施善
人心罔虞唯其動物鹿其見公之心乎公其
胤哉爲之兆也翁特未及息云無何以治水
之 命來濟來濟之六月而子諸藩寀壽前
兆走幣來賀陳太史爲之頌鹿祥焉醒川子

聞之曰吁天下之理真感攸逮至頑爲靈禽
石豚魚無聲不讐其有不讐者人乎夫鹿也
踦不鳴之鴈也故以屬庖人擇而奔之前翁
有以生之也靈乎見鹿而覺仁者悲夫世之
爲翁之鹿者多矣而亂囿積鹿地之也昌哉
翁且將入宰
國推若心以鹿天下吁溥矣天下之爲鹿者其毋
自折其足也哉自折其足而不獲奔翁則其
命鮮不繫於庖人仁於是乎益歎鹿之靈而
知翁不忍之心足以乎禽獸也聊比聲而頌

之頌曰

明明上天玄幹亘普殊卉以渥吉人受禧松翁豐潤本支求滋一事之仁野人獻辭壎彼薇蕨翁寔擅吹庖人戒割曰鹿之蹄靈鹿奔命望翁控私口不能言觳觫搖顛殂如自分柰腹中兒寸噓回枯甘澍祥飂垂命之臨一羊生之易牛肝膽放麑風期行潦客土于今爲差胡爲兆熊何心于糜膏澤胎洽胤也奚疑珠剖蘭茁鳳毛麟姿爲國之祥爲家之祉唯麃之足見麟之趾振振靈毓百千萬祀

擬澤虛亭記

嘉靖壬辰夏四月（一五三二）梁岡戴公以御史大夫祗

承

帝命總河政至濟幾浹辰輙飛節河上以虞事幾乃由東緡歷曹武尋禹菏澤之跡導曹會舊渠遂自汴放舟南下長視淮徐已復下上奥沛間浩浩乎得以放觀乎大河吞吐之勢遂毅然而欲軌河於道以永濟我

國家業已疏兩河事宜於

帝廷以俟餘底乃績焉也已乃復慨然而念曰嗟

乎河無常形一人顧足以盡其變耶有遺慮者矣不見夫水乎世無停川而代鮮溢海何耶有受之地也易之咸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吾今而後知之天下有不受之水而無不注之虛濟南北之衝也縉紳大夫日罔不由之是亦可以有攸賴乎於是乎建亭河上而顏之曰澤虛若曰吾披心焉不迎不拒人唯所見無援不受也吁光大哉夫何鐘無聲弗扣奚鳴何山無泉匪谷焉赴故詘詘然自盈也者自覆者也悖悖然自用也者自跲者也揚揚然自賢也者

自臨者也則夫智周萬物者必其度括天下焉
者乎是故君子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置町畦
焉其誰肯來故曰無我則虛公也縣虛心於河
上且將摶虎乎群言而響受之於是乎因勢以
樞紐其機稽衆以參錯其變相時以弛張其民
河無遺政矣君子曰是亭也於河政有力焉而
況有覺也足以淆吾澄有勸也足以搖吾精而
感者生乎寂者也慮者起於適者也衆者定於
獨者也謂亭之虛明靜絜者亦與有力焉不誣
已脫受也無所於適也蓄也無所於洩也吁虛

矣將焉用亭然則仁將奚辭曰公其鑒吾心以
支流乎群賢而舟楫乎天下又將奚辭曰
宸襟正虛受之人者納之
國俾四海永有攸濟以無虛我
后之命

明太學生王君鵬舉墓誌銘

嘉靖壬辰秋七月十有九日杞太學生王鵬舉
氏者卒從子貞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焉者乃
亟劉子怏渡河涉濟匄醒川子銘君姓王氏諱
洪運字鵬舉厥考贇義官愨自樹立拓先業贇

考遲遲考斌先本扈氏氏王自斌始妣黃氏嚴
閑有家兄洪遠典膳疊疊斡盤俱先鵬舉卒鵬
舉幼警異讀書超悟人咸謂且階通顯楷風節
而頑以不第厭馳逐例業太學并沈寂質厚重
僵僵與與無遽跡躁色而辯對謇謇好可否人
鑿我枘不拆不阿家也豈得自翕張而身儉約
鎦鎦銖銖一金不苟揮至孀黨鄰衰歲待給焉
者頑曾無厭薄色嘗聞之邊東峯鵬舉少學
於神祠頗幽寂諸同學者恐之日鬼之祟人也
於稱為易汝必避而又獨往獨來不畏乎鵬舉

知其詭已也曰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妄作
諸君擯焉曰虛誕者心爲釁鬼將乘之其照磨
伯喜其辯捷又
毅皇帝初權閹煽禍群憸蠭附搖毒喙以四噬無
辜鵬舉時業太學力倡伏
闕之義爲同舍戒止之遂浩然南歸與伯氏謀力
穡殖產以左右厥親親亡兄亦亡盡以其地數
千畝付之其兄之孤俾自封殖乃慨然太息曰
嗟漫叟不云乎人之貪於取求貪於聚積不如
貪於閒和順靜於是乎瀕河營園圃植花卉時

哄嘯咏若終娛焉者無何以風痰藥醇醲而日服之積火內炎疽發背遂不治悲夫悲夫距其生成化庚子五月三十日得壽五十三也配張氏貞淑溫惠亦好施𡢃族賴之以子數殤前後爲鵬舉納六妾故鵬舉前卒之三月側室朱氏舉一子吁天固以是瞑君之目邪銘曰　孰厚厥積而輕施乎孰利攸往而中自禦乎生三月天爲之所嗟鵬舉嗟鵬舉

君子軒記

水部楊君在濟者有君子軒故都水者之所蓮竹

焉以賓人者所也若以賓蓮竹者云嗟君子哉難爲主難爲主人也潔身避地不爲窮約趨俗而非故遺世也友鵷侶鸞炎者卻而非鑒絕蘭也亭亭自植寧折不屈見者灑灑有立志而非知㯹自取束之耻也一滓不涅不喪已於物而非弦佩湯槃盎吹𡎺絲也嚴飈苦霜抗顏當之無渝色而非有鬬於歲寒之訓也虛靜沖澹若以恬養知而非不自滿之心也君子哉君子哉則夫蚓結首陽一粟若將浼焉者肖乎泣倭咄律齧旃雪瀕死無屈色肖乎自謂羲皇上人

一壺一琴泥滓軒冕不肯低眉折腰爲時態焉者尚乎夫主賓也者交澤者也可以觀德矣嗟賓乎弗尚焉若之何主之客有造醒川子者曰夫惡蠖者縮病燥者沃受穊者豁充子之心水而后可者也衛澳周溪王洞金瀲逝川湍瀾非魯粕鄉筌也觀之混混不窮放乎四瀆洩不使涸注不使氾濫爲有本爲能受滋亢生枯波及者潤寖寖乎有蒸雲而雨天下之意爲澤下究不依違吐吞浩浩乎百折必東爲果行有來必推合衆流而不汚爲能群爲不汨泠泠乎淯之不

濁可鑒毛髮為貞明為虛有一於此皆足以主之君請度於斯水醒川子嘿然無以應也客曰今夫水渟蓄渾涵也而其患易狎砅滈奔放也而其患蔑制勢足以利舟楫而其患也溺流而行也而其患也日汙坎而止也而其患也滯遲五患積而主德涼有涼德焉其誰肯來滄浪之歌可以省矣醒川子収視反觀渙然自釋曰客不聞乎君子之交三曠古今而相感也虞聲漢響百世一時者乎超山川而相晤也秦壎越篪千里一堂者乎遺形跡以相與也聲響俱寂與

天同運萬彙一氣者乎夫昇之謂神交夫是之謂無情之游夫神交莫逆無情者不言而喻揆萃者非飾貌撟拔者靡凌物猶猶然與之偕也渾渾然與之忘也何徃何來孰主孰賓客曰嘻有是哉澹交如水冥契忘言豈亦君子者邪遂去不復與言醒川子偶偶然若有所失也曰嗟乎客疑于乎所不與二君子者有如此水

叙二檀大夫如雲南

滇之臬大夫二檀主人楊安世氏者故洛人其先世與宋而南一定居於越之九蓮峰一定居

於餘姚居餘姚者所植二檀今其木與族俱茂而大夫寔廬其前得主之故大夫稱二檀主人云大夫詩家者流妙詞翰精吏事初以冬官大夫出守濟三年而政成惠問四懋天官曰良哉乃疏其名請貳蜀之憲

天子曰吁若民何弗果居踰歲天官又以湞請猶夫蜀也　天子曰可大夫乃戒日如雲南客曰遜乎大夫曰湞非王土也乎哉吾遜也曰險乎曰湞獨吾官也乎哉吾險也客曰賢哉大夫推是心也庶幾乎忘身以服國夷險弗貳焉者

乎忘身以服國者王臣之義蹇險弗貳焉者君子之節賢哉嗟今之吏於其國者有恒病四畏劇一也憚遠二也中欲三也輕外四也夫圖一朝之便者無終歲之計唯身之利焉於國必秦越之矧憚遠亡旃雪之操避劇非盤錯之器善保持者多畏葸工趨避者鮮直行皆若而人國將焉賴是故明主常爲官擇人君子不爲身擇官大夫固客亦旣知之矣然而我虞焉者謂非湞之我瘉乎邪布

命焉誰能私之吾嘗督木於蜀歷變涉瀘躡劒峽

犯峨溟大書以徂一身萬里虎鬚龍脊怒濤悍灘徎晻儵䐹凍詭飈駮阽危也者數矣終無虞焉天乘之頃定利咎不在地在人故曰順逆無常途福禍無常門今夫碧雞金馬之重阻孰與夫峨嵋渾海娘川之洶洞孰與夫灔澦客誠愛我者乎請休矣吾奉身往矣不知其佗矣抑吾不畏夫滇之滇而畏夫人心之滇嗟難言也難言也囁嚅者久之曰面從背違王危九疑口衲心鑿孟門彭蠡洲里爲棘田蔟野樽俎有穽窞鴆林云奇可畏哉可畏哉客曰嘻異哉大夫之言

也吾徒知湞之湞而不知人心之湞大夫行吾知大夫矣王命無逖忘身無險知大夫之處官又知大夫之處世

祭弟孝墓

唯嘉靖壬辰夏五月之朔乃故儒學弟子員季弟本孝之亡之日也越一歲癸巳厥五月癸卯寓濟寧伯兄某乃束帛爲辭遣命御弟本義陳牲載酒而告於其墓曰於乎弟孝知乎不知弱冠就士爲求世悲予家之凉天方咎之天不咎予頑於波差濟上之别遂爲長辭思與刃俱是

忍語誰汝室焉歸汝書焉窺有血填胷告汝無詞於乎弟孝知乎不知吾身長在忽汝無時絶連床之望而弗割同氣之私於是乎西嚮臨風洒血而招之曰登彼東山兮濁河喧豗噫念汝不見兮我心自哀噫川可竭兮山可摧噫冥冥風雨兮濟水之隈噫壓榻故在兮魂其復來噫

家君受封告祖塋文

唯嘉靖十三年癸巳冬十二月六日不肖孫男楊某謹以羊豕庶羞醴齊敢昭告于曾祖考楊公允德府君曾祖妣薛氏祖考楊公宗清府君

祖妣邵氏顯考處士楊公府君顯妣孺人閻氏之神曰不肖早歲煢煢有身無家備嘗辛苦罔敢自逸以求復植先人之業年與歲徂未底厥成茲以長男工部都水主事揚 恭遇
朝廷恩命封某爲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贈故妻馬氏爲安人封繼娶妻李氏爲安人贈故長男婦劉氏爲安人封繼娶長男婦尚氏爲安人於戲報稱未殫於涓埃寵命無間於存亡雖緣子宦實食祖德九原有知應相笑語某身輕

命重德淺恩深敢不益脩善行以終祖考詒穀之

心以篤

朝廷寵錫之慶神其鑒之永綏後人凡我楊氏之

族祔食尚饗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

河南楊本仁

文

爲兒韶求婚陳氏書

某頓首啓　過菴子貞先生門下不佞不揆薄劣兹有嗣世之圖實有虞於門下敢因執事者以請不佞聞之婚禮萬代之始也謂其續宗脉也謂其足以肇永葉也而薦廟閟家敦族和姻逮亦君子婦焉賴不敢不慎也夫楊氏自得姓以迄于今數千百年榮謝微著中亙知已而家君

早歲嬛嬛一脉如綫仰荷先世之靈以及不佞
兄弟不佞有子大韶尚在垂髫禮也雖未及時
也而不勝其願爲有室之心執鴈四笲亦唯貞
順焉是儆是以敬服禮附遠厚別之義憑二三
君子之寵忘其寠狹上度執事夫求明珠者不
視淀采美玉者不視岯而靈山巨澤爲世攸趨
執事有女而欲家之豈獨異於不佞不佞豚犬
雖不謂警慧要非蠢蠢焉者璞而琢之其或能
器庶幾乎嗣吾之親也非敢謂亢吾之宗也執
事倘不忘夙好不鄙寒陋弗悉卒於二三君子

之議俾不佞獲薦帛於庭以徼福於我先世則
夫異日明德馨香蘋藻我列祖登封我有家祚
於是胤於是是皆執事之賜也二三君子之啓
之也敢忘大惠不佞平生多愿自詭知己或有
以勞執事之慮若曰尺尺寸寸葭玉子女以軌
轍流俗執事必不其然而况親成男女判而合
之人乎天也若天之所命其誰能違不然爲而
委之又誰受也願假二三君子之重以達於執
事遂因以問名兼請令愛生年月日將以加諸
卜筮恭竢有定以須備物伏惟執事俯垂鑒念

不宣嘉靖癸巳歲冬十二月廿有六日某頓首

拜啓

明旌表劉節婦墓志銘

劉節婦者巘妻也姓翟氏父鎮祥符人居杞故節婦得歸巘巘倜儻有氣岸少年即賈遊江淮間輕財重意氣故諸所結納多四方俠士然以母故不安心外遊也以屬節婦節婦曰徹君言吾固知之姑吾姑也唯君所適由是風持而雨被行綜而坐理食規而寢晝壼事井井當姑意姑時時私竊幸之曰婦少顧能若是井井邪

居五歲而瓛疾作一日倉皇屬節婦曰諄汝來吾疾即不治如之何毋也老兒在孩提是則在汝力撐而曲爲之俾不隕吾家亦唯汝委而去之憶憶焉廸以待斃亦唯汝節婦聞之拊心哽咽未及語而瓛已暝節婦必欲以死從之或譬之曰死易而守難汝從其易老姑遺孫誰爲之所邪節婦以爲然乃圖窆葬旣乃盡殫心家務外內斬斬日甘臐若姑而撫其孤姑病節婦曲爲之致湯藥庭必焚香夜禱誓先姑死而姑弗知也隆冬凝沍風叟叟著人骨節婦矢心衣單

如挾纊既而姑果瘳又數年又病竟不起節婦營葬諸如儀孤稍長頗機警乃託族長老使就外傅孤或耽弄廢業節婦諭之泣輒數行下曰嗟兒汝父蚤見背吾所以不死者汝也吾常念汝父亟歿之言痛心切骨日夜企汝成立而顧耽弄若是邪言已泣復數行下孤由是感慨奮勵後亦稍稍當家事左經右畫雖勢不及近族間籍籍稱辯利曰偲偲焉幹蠱兒也節婦亦私竊幸之曰兒不耽弄又能力產邪孤遂棄學習爲吏尋悔之乃援例冠帶省祭拜節婦堂下節

婦喜曰嗟兒吾不圖吾毋子有今日也自汝父
見背履影吊心日夜企汝成立惴惴焉如不及
見而覆焉者吾不圖有今日也兒念之機嗜行
其終也失交誑墮業其中也階孽孤因兒不肖
亦嘗聞逢麻之訓故所近多士人又聞之掩人
之惜者兒睨其傍兒敢不日耿耿節婦聞之又
喜曰兒念之念之吾弗汝虞矣節婦年愈高而
矜嚴弗懈雖歲時族子孫來謁者亦或謝不見
見亦踦閭與語居常不替紡織歲有餘蓄輒出
以振戚黨之寡者嘉靖己丑有司上其事得

旨旌表其門復其家十一年壬辰五月十九日卒

距其生成化九年癸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得年

六十孫劉持道娶楊氏孫男三喬楠聘聶氏喬

椅聘陳氏冬常幼孫女一許聘李履繩持道卜

吉於十三年甲午正月二十四日啓乃先君壙

壙而合葬於城西趙虎岡之祖塋是皆得之子

同年吳波允狀云銘曰尺石匪堅重泉匪淵婷

婷而引寸孫者三十四年旌辭永存不崩不貧

路祭沈大夫文

惟嘉靖乙未歲夏五月辛未刑部員外郎沈大

夫卒先是大夫病具疏告歸得
允旨促裝將行竟不起哀哉越二十日為六月辛
卯大夫閭君李挐寸孫扶櫬而南同官郎中某
某員外郎某某主事某某相與變服易容持束
帛迎旐車而酹拜之共為五噫之歌以送之歌
曰哀哉大夫之為官也脩姱兮湙湙乎銜冰而
茹蘗噫歷歷中外者幾二十年而死之日家無
甔石噫藐孤頑不知哀兮二室痛絕噫想見乎
子之顏色兮墳寂月白噫萬里盤江長風雨兮
黯黯乎山鳴而谷咽噫

祭楊夫人文

維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春正月某日渠丘太夫人辛丑楊氏之訃聞於京厥子刑部主事童爲位而哭之食呻而痛擗越二月丁酉同官郎中某某乃相與絜觴置豆而奠之爲之辭曰人之言曰豐稷者力穡豐慶者力德天不僞人影響靡忒悲哉夫人之爲命也何厚殖而薄得豈人事之難虞抑天高而聽邈世固有榮與彫之更乎又誰爲之消息聞夫人貞穆淑惠慈温沈融蘋儀罔墜杼音不窮內足以則外足以風篤

生英嗣氣凌星虹飛纓振藻欝爲士雄何卒不
及享三嵎之養而生不及沾一
命之封邪於乎雨山晝黯雹泉宵咽靈嘗霞散凝徽
惟全翳哀哉如井者汔至而未繘如執者獲而
弗食盖自古而有然非夫人焉獨嗇苟大戀之
能忘又何愛流情匪之足感迨夫祥衫流渥
天章布温精爽不散賢淑求存謂夫人亾邪懒詞
展義鑒此一尊千里弗遥魂來翽翽壎吹殊響
有聲俱吞尚饗

祭石岡夫人文

唯嘉靖十五年歳在丙申春正月辛未石岡先
生江夫人卒越二月辛丑吏部文選主事周廷
佐四川道監察御史鄭坤刑部郎中楊本仁應
天府推官郭重吏部進士蕭體元分忝門墻義
埒骨肉相與撰束帛而薦辭酹繐帷而代哭其
辭曰噫夫人之才淑兮紛井井而可師敷内猷
以經閫兮年未至而中衰若生芳沜兮霜霰忽
以悴之騶踤珍木兮廻風揺而披離意蹇産而
莫語唱憑心而不夷明月在麻枲兮耀人褱之
彌固何夫人之貞粹兮而獨促此中路於乎潤

藻沉芬壺徽絶貫僉影滅鸞江䰟斷鴈哀哉杼殘羊牖案在鴻室弦響如存玉聲未畢哀哉先生題靈衣而屑涕撫弱子而心摧聞鷄鳴而寤歎對明月而求懷緊大戀之難憑兮嘅人生之如寄荀玄籥之冥逮兮雖司命焉莫爲之地夫豈醫藥之所能及兮又何必怳恨悔悼而重衷乎平粹先生鐸金豸角霆馳麟躍業巳協榘矱於家室固將闡風猷於臺閣龍章兮重輝鳳毛兮嗣作光靈兮如在慰此兮冥漠尚饗

俄敘世講録

世講録録予癸丑同進士者之世也子録孫録曾孫録有所聞姪録姪孫録闕其所不知而須其所不逮祖父昆弟載別録者不與焉凡以脩交道綿世誼以弘義軌焉者也疇盟弟寒裔世足徵君子之道乎予覽之泫然愴吾老懷昔

孝皇御極之六年一時海內登用者凡吾若干人莫不相與言曰業相問也行相翼也於時居則日與俱如手足離而相勞苦如兄弟又莫不相與言曰傳之子孫世相起也以無忘今日迄今

四十年餘矣而凋喪擯弃殆盡落落在　朝者五華與予二人而已餘亾者不可復見而存者又限隔川域音塵阻絕神交而夢晤也者無幾於乎老成靡遺典刑焉在慨念今昔能不悲哉人情逖者常畧于所不及知而跜者又易以忘感生于所觸而意氣必投于有因是録也系異姓以濟同德推親志以類跜族流世美以繫遠交追前駁以繩後軌是君子厚於其親不忘其執者之道也故曰同聲氣者無異骨肉隆先德者不替故素由是而追念前烈用求無忝于厥

世又孝子慈孫之行也百世不廢也微是則府睽地絕世將焉考雖或蔣征雲起並奮一時然而字里不相聞倀倀焉求之無從也鮮不爲塗之人也禮義何由生觀感何由興邪故君子謂世講內不忘親外不遺舊居則與行出則相忠禮外之善物也是以君子尚之

顧毋七十壽序代作

甲午歲夏六月甲辰長洲顧汝嘉氏之毋七十壽辰也往歲甲申汝嘉嘗爲其毋壽館閣臺省諸學士大夫咸歌詠其事有堂北長春集至是

汝嘉與其弟奕復蔵幣飭儀合賓戒樂豊肴核明章服稱觴爲壽先時汝嘉來謁鳳山叟曰夫貞臣愛國必懷永圖孝子愛親莫先壽考亨之壽毋也如之何鳳山叟曰夫終始也者天也而有脩短焉人也故歸命者者有生之恒執難老者至人之玄順孝子之於親也有必愛也無必壽也而壽固人之所自致者也毋也奚似汝嘉曰毋凝重與與無疾遽初思蕪府君見背時百事窘促亨也纫弗能幹毋之蠱毋婷婷營理不劻不勦而家無闕事性復勤約愛脩整風雨寒

燠無惰容常教亨學書曰字必法楷體人必法端士然慈溫惠和御僮婢多恩居常怡怡然事有逆于乃心無忿容怒色雖中當家難鮮憂患鳳山叟曰嗟乎賢哉母也壽矣乎夫母有壽之道三曰靜曰健曰適靜也言乎其體也健也言乎其神也適也言乎其情也靜有貞理健無停機適皆美意壽哉夫體揚者則精搖神昏者則機息情乖者則氣沴若將焉壽故曰脩短存乎其人質淳薄者無遠器有躁心者多妄動傳曰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母之

謂也吾不嘗爲汝嘉頌來鴈軒乎曰惟天降祥理有固然則夫由耄而耋而期頤率毋之能自致焉者而汝嘉兄弟又能慈以其旨樂其心不違其志壽哉壽哉以是三者而施之有政亦足以立民命永國脉而況人乎哉夫靜也簡政簡則民弗擾適也平政平則民和健也無勸無勸則民服習而成化汝嘉聞之大喜曰亨也幸聞壽命之道又聞壽民命壽國命之道歸以其言告諸毋毋曰吁脩短視所稟一物一命司命弗晰也鶴可斷乎鳧可益乎松檜霜悴蒲柳弗凋

乎吾嘗聞之汝父思蕉君思蕉君聞之古人曰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故達天人之理者無脩
短而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長生爲樂也
嗟亨汝學書得從
今皇直
文華殿字不有肥瘦長短疏密之體乎嗟亦汝業
軒岐從事太醫院藥不有甘苦温凉平峻攻補
之性乎審則宜類是則在人君子謂中翰愛親
之心無窮中翰之毋幾於知道

叙壽甘大夫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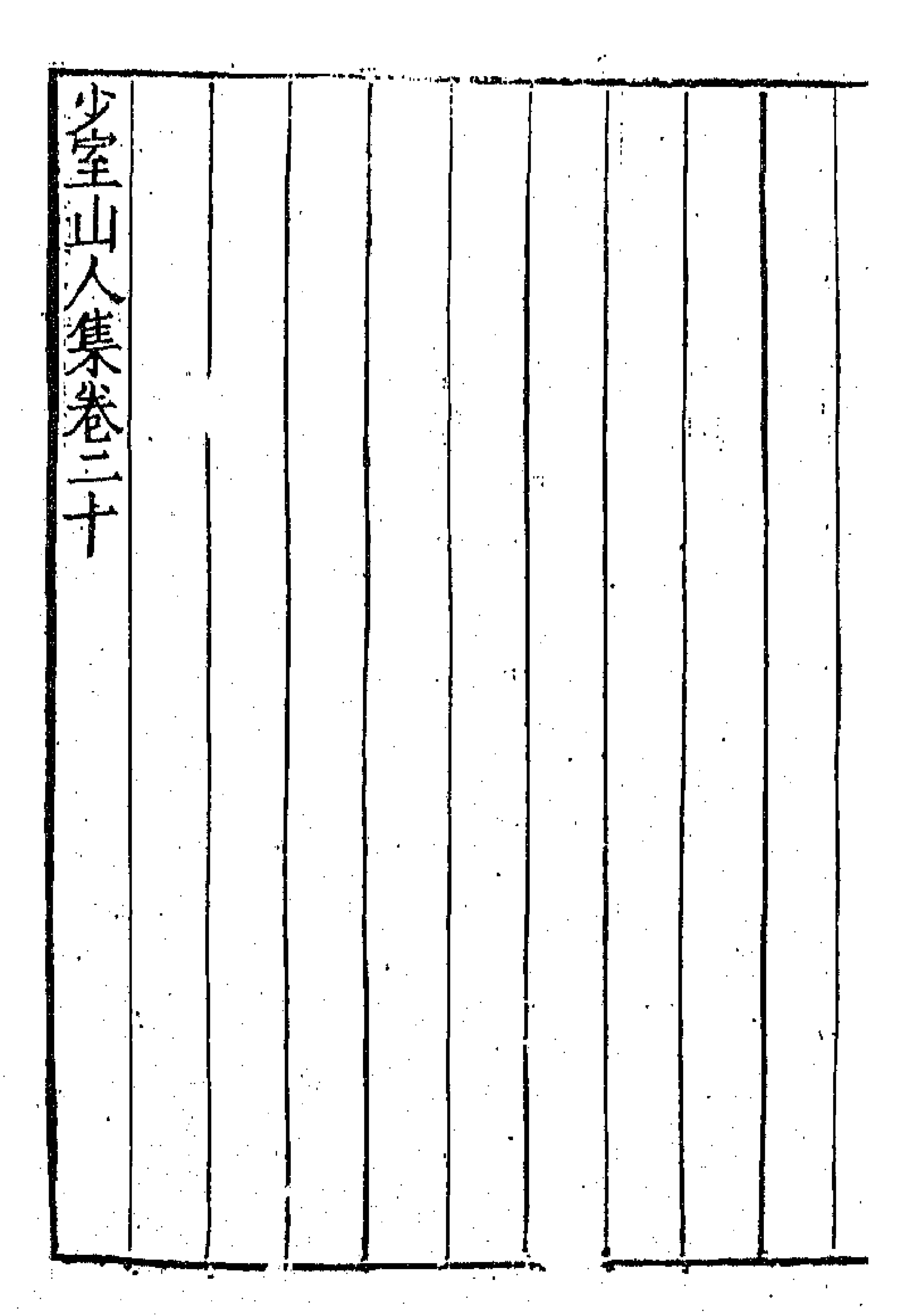
少司空几山公初以今年太夫人趙六十有二
歲秋八月五日爲誕辰也乃先時侑辭立誠驅
伻南詵欲迎請上
京爲壽至期朔舉人嘉霖化霖者以其言爲太夫
人誦之太夫人辭曰嘗聞之汝先君謂約不爲
災豢實生災故君子受不盡量食不盡德而其
後賴之汝兄不嘗守華乎曾一來迎吾不往又
不嘗守灃乎復來迎吾又不往自入
京來迎者至再固非耽榮遺親焉者而吾唯侈養
以承悔吝焉是懼汝兄須才猷受知

今皇帝與位曰峻叉聞之體國者不顧家遘時者宜樹伐人有常言曰日中必熭嗟汝嘉霖化霖爲我復而兄夙夜靖共以迓承天休毋有二事吾老也健尚能經壹訓稽以不墮汝先人之業毋拳拳我念爲也使來几山公自怨自慕自泣自訴曰毋實徒平生鮮疾疢然喜勤動居常一蔬一粒率身爲之省今蹶蹶乎邪咢咢乎邪毋悖朴無飾語好矜人過侍吾先大夫可翁終始無反目今循悃悃款款邪毋性儉約衣不厭澣綴食無擇味出不輿曰毋縱養以

示佚情兮霞帔珠冠服之乎未邪出仍舍車而徒邪弘治中先大夫督料京師值歲侵家實窶彼毋度其弃𣰽時時啗兒學至更衣衣之躬紡績以給兒業今某幸備位卿佐而顧不能三冐五冐邪某兒時病毋旦夕不離見不食泣不藥又泣百方毉禱之倮奇曲至七閱月病瘳而疽生疽在髮中潰濺虫出時時爲手沐之毋兮顧不能一來視予耶潘綬未投萊綵莫展明發不寐有懷如何召西向稽首而歌之歌曰山木蒼蒼蜀漢杳兮分瞻望稼來漠漠白雲悠乎白雲斷兮

楓泉問之祇思毋兮毋不知心欲言之兮無辭
何曾一觴兮及其未衰風壎月篪兮靈萱生姿
冀常見毋兮毋常見而百千萬歲兮如茲時以
告泉翁曰吾何以壽毋乎泉翁曰壽哉階芳[illegible]
命兮新有餘[illegible]者矣養備而齒未艾有餘禔者矣
懿闈而制不磨有餘韻者矣見綺而思親臨庖
而忘其口吁孝也不狹乎告鳳翁曰吾何以壽
毋乎鳳翁曰壽哉蹇蹇匪躬恐後其君焉者先
親者也傍傍然無瘼不求而視民如傷焉者親
親者也太夫人不云乎夙夜靖共毋有二事是

移孝爲忠之謂也明發不寐之心孰與夙夜匪
懈之節澧邪華邪澤流而愛立者身邪巳而聲
諸冬官屬諸大夫諸大夫曰子也不知其毋後
也毋也不知其子前也可以爲賢矣繼也可以
爲難矣斯不足以風天下乎於是乎相與組其
言曰躅可動也辭可訓也貳之帛再拜而致之
几山公曰匪人何刑匪言何徵太夫人壽諸大
夫辱在屬下敬佩賢聲敢不藉手以肅使者几
山公喜亦再拜而受之謂猶可及至也遂詰朝
遣使如叙南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